

# 古 城 特 事



方兆祥◎著

热闹的长街，碧波万顷，水流湍急，从千家万户的窗外流过。  
这里是个鱼米之乡，这个地方

这座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其中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曾是省会所在地，  
当然也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是一座地杰人杰之地，源远流长，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留下了让人无限遐想的沧桑。

有座古城，坐落在长江北岸，名字叫义城。



Gucheng  
Yishi

# 古城轶事

方兆祥◎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城轶事/方兆祥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396-5297-9

I. ①古…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6584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朱寒冬 汪爱武 韦亚

装帧设计:许含章 褚琦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章	金榜题名 010
第二章	遭遇刺客 026
第三章	荣归故里 040
第四章	排兵布阵 055
第五章	暗度陈仓 072
第六章	血流成河 087
第七章	箭在弦上 100
第八章	弹尽粮绝 107

第九章	义薄云天	119
第十章	夜袭官衙	130
第十一章	兵来将挡	139
第十二章	沆瀣一气	152
第十三章	穷官难当	163
第十四章	三探魔窟	173
第十五章	秘密狩猎	184
第十六章	媒婆上门	195

第十七章	飞来横祸	202
第十八章	直捣黄龙	212
第十九章	拦轿告状	227
第二十章	巧舌如簧	240
第二十一章	恩断义绝	248
第二十二章	长天遗恨	260
第二十三章	义城易帜	274
第二十四章	明令禁烟	284

第二十五章	码头缉私	294
第二十六章	都督焚烟	311
第二十七章	令人发指	322
第二十八章	金蝉脱壳	340
第二十九章	移花接木	351
第三十章	推波助澜	365
第三十一章	火光烛天	378
尾 声		394

## 序 幕

浩瀚的长江，碧波万顷，水流湍急，从千家万户的窗外流过。这里是个鱼米之乡，这个地方有座古城，坐落在长江北岸，名字叫义城。这座有八百年历史的城池，其中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曾是省会所在地，当然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了。这块宝地人杰地灵，源远流长，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留下了让人无限遐想的沧桑。

说起一百年前的那些逸闻野史，倒是让人回味无穷的。

比方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天，全城上下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与王振帆打架了！

据说，蒋介石先动手，扇了王振帆两个耳光；王振帆后动脚，踹了老蒋一脚。这可是爆炸性新闻啊！

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而王振帆只是义城大学的校长。

这两个人怎么会打起架来呢？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件事还得从蒋介石赴义城视察说起。

千不该万不该，倒霉的蒋介石万万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义城，更不该一脑袋扎进这个倒霉的事件中。

这件事，就是义城大学与义城女中闹了个小小的矛盾，由于处理不善，最后酿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学潮，弄得省政府万般无奈，没法履行公务。



说起这两所学校倒有点缘分，它们一墙之隔，一边是时髦的女中，清一色的窈窕淑女；另一边是君子好逑，绝大多数是男大学生。这种近邻关系是注定要出点什么事的。

几天前，女子中学举办了一项活动，叫“建校六十周年恳亲会”，校长想大操大办一下，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参加，借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名单确定之后，专门发了请柬，一柬一人，凭请柬出席。

校长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为了助兴，还专门排练了一场女子晚会，好让社会贤达们养养眼。

谁知道，一墙之隔的大学生对此更感兴趣，他们觉得不去观看演出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女中的老师们也知道防患于未然，他们在大门口设了岗，又在礼堂外放了哨，负责检查请柬，大家凭柬进入。

可以想象，大学生们绝对不在被请之列，他们既非政府要员，又非社会名流，凭什么请他们？

但是，谁也不要小觑这些学子，他们的能量大着呢，如何在乎这张小小的纸片？

女中的把门人逐渐发现有点不对劲了，一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也手持请柬堂而皇之地要进会场，对他们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

更加棘手的是，还有一大批没有请柬的男青年，也挤在礼堂门口，要求进去“恳亲恳亲”。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一方是谢绝参加，一方是不请自到，说不拢，吵起来了，吵不停，动手了。礼堂门口撕拉推攘，扭成一团。

女中的人赶忙报告校长。校长倒是个男人，他知道男人闹出事来，女人可受不了，所以他亲自出面弹压。只可惜一人难敌四手，校长也排解不了。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宣布将演出取消，并且让人暂关了

礼堂的电灯。他可能想,你不就是来看女生表演的吗?我们不演了,让你看个屁!

谁知这一招更惹恼了大学生,他们是天之骄子,哪能受这窝囊气?记得有一首宝塔诗这样写道:

恨  
学生  
读书人  
三五成群  
皮鞋踱踱声  
开口便是英文  
打架就用啤酒瓶  
丘八们也得让三分

义城的大学生倒没有打人,只是冲进去在黑灯瞎火的礼堂里砸了桌椅板凳,最后嫌响声不够,还砸了窗户玻璃。只听见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再加上女学生的尖叫声、来宾们的怒气声、主办人员的呵斥声,整个会场变成了黑色的波涛汹涌的长江。

如果说顷刻间把整个女中闹得尖声四起,人心惶惶,那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校长无奈,只好报警。警察的到来,警笛声、呵斥声响成一片,更增添了恐怖气氛。可是要想抓住那些闹事的大学生很困难,他们早就溜之乎也了!

这种事,说大不算大,说小不算小,只要女中校长找到大学校长理论理论,让大学赔个礼、道个歉,赔偿一点损失也就完事了。本来就是一点民事纠纷,由于处理不当,最后倒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

事后第二天,上海的《申报》有点多管闲事,用挑衅性的字眼报道了这



桩事，蓄意放大了事件的经过和严重程度，说什么“学校被捣毁”“夹杂有枪声”“秩序大乱、吓得乱窜”，连女学生宿舍和女教员寝室的窗户玻璃也被“捣毁无数”，还有“女学生受伤”“女员工呕血数口”等等。这种描写，就把一桩不大的民事纠纷，变成了“恐怖分子”袭击，因此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严重关注！

这样一道报道，女中学生真的有点害怕了，她们害怕这种不实之词会招致大学生们的报复。何况女中与他们只有一墙之隔，出了校门就会迎面相撞，走在同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躲都没法躲。要是大学生们使点坏，小丫头片子连哭都来不及。

于是女中的领导者们在这种非理性形势的诱导下做出了不理智的决定。他们在教导主任的带领下，集结了上百名女生，打着小小的三角旗，一路上喊着口号，到省教育厅请愿，要求主持公道。女学生们抹着眼泪，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很能引起当局者和市民们的同情，何况队伍所到之处，皆有警察陪同和保护。

大学生们一看，一点也不含糊，不就是游个行、示个威吗？谁怕谁呀？你们女人小家子气，出动一百人；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要上就上一千人，再加上过往的同情者和好事者，浩浩荡荡一共三千人，直奔省政府而去。

恰好这时候赶上蒋主席来视察工作，于是大学生们顺竿子爬，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惩办女中校长这个迫害学生的“罪魁祸首”！

听说大学生们请了愿，女中校长当然不愿吃亏，也跑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痛陈义城大学的种种“劣迹”，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列举了许多条，要求蒋主席为民女“做主”。

蒋介石最讨厌学生闹事，因为闹来闹去就会闹到政府头上，政府稳不住，他蒋主席就头皮发麻，学生们闹凶了还得用机枪、警棍、水龙头解决问题。而这些东西一出手，又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所以蒋介石总希望“天下太平，你输我赢”。

有了义城大学这个典型，老蒋就想君临天下，用国民政府头号人物的威风，去杀一杀“无良青年”的傲气，给社会各界敲敲警钟。

于是，蒋介石让省政府秘书长通知义城大学校长王振帆：蒋主席要去义大训话！

蒋介石真的准备去大发议论了！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蒋介石万万不该在到达义城之前，往合肥过一趟。到合肥的时候，社会各界、三教九流的人都去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好生热闹。蒋介石过足了瘾，乐翻了天，大有踌躇满志的感觉！

所以，到了义城大学，他感到接待仪式的反差太大了，没有列队，没有口号，学校大门口连一个人都没有。两种礼仪形成鲜明的对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蒋介石心里老大不痛快，他自任职以来，还没受过这种冷遇呢！他想，这是什么学校？摆谱给我看？太不懂事了，在这许多人面前让我难堪，情何以堪？这个校长难道是铜头铁臂？十八罗汉下凡尘？

等蒋介石和随从人员走进校园，王振帆才慵懒地走出来。蒋介石一看，此人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且旧且皱；人长得瘦骨伶仃，身子有点佝偻；头发杂乱无章；鼻梁上架着高度近视眼镜，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

这一见面，就让蒋介石皱了皱眉头。

王振帆自我介绍说：“蒋先生，我是校长王振帆。学生们正在上课。”

仅仅称呼“蒋先生”，连“主席”都没喊，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凭什么？蒋介石又有些不悦。

政府秘书长凑前一步，小声对王振帆说：“主席来了，也不搞个欢迎场面，就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行呢？失礼了！”

王振帆不以为然，回了句：“学校不是衙门，哪有那么多规矩？要说欢迎，我不是来了嘛！”

政府秘书长知道王振帆的倔脾气，只好摇摇头，自言自语：“不可



理喻！”

蒋介石忍着，不便发火，因为他知道，自己为这件事发火，面子上会更难堪。

他忍气吞声道：“这样好嘛，唵，轻车简从！唵，应该的！”

一行人走进校长办公室，总算有校工出来奉了茶。王振帆也不客气，高高地坐在自己的座椅上，让蒋介石坐沙发，又让主席低了一头。

蒋介石觉得没有必要和这个不懂人事的校长多寒暄，便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义大学生深夜打砸女中，伤人伤物，社会影响很坏。你们是堂堂的高等学校，如此办事，成何体统！”

王振帆有他自己的考虑，他不同意一边倒地指责义大学生。他说：“这件事情，背后是有人操纵的，又是警察，又是报纸，说学校有异党，强加于人，影响很不好，请政府查清楚。”

蒋介石一听，这是个什么校长，能把皮球踢给长官吗？所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学校要查一查，是谁带头闹事的。最近，异党活动频繁，你们要查查，带头闹事的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要抓起来，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王振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回答说：“这个事是要查一查，到底黑幕在哪里。在没有查清之前，我不能随意处理我的学生，更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蒋介石忍了又忍，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是什么好鸟，一是无礼，二是护短，三是顶撞，心里有点窝火，说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难道你连这么点规矩都不懂？不懂规矩怎么当校长？”

王振帆见蒋介石骂到自己头上了，他也不客气，从腰间掏出烟盒，自顾自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吐出烟圈后回答：“你是总司令，带兵的事归你管。我是校长，学校的事归我管，不劳总司令烦神！”

随行人员见王振帆一副大不敬的样子，为他捏了一把汗，连大气都不敢出，空气仿佛就要凝固了。

蒋介石果然沉不住气了，声音高了八度：“你看看你什么态度！目无尊长，刚愎自用，简直就是一个大学阀。有你这么个人管理学校，简直就是教育界的奇耻大辱！”

俗话说，正作用力恒等于反作用力。压迫越大，反抗也越强，这是自然界的一条规律。

王振帆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谢谢总司令给我戴上了学阀的帽子，我也送一顶帽子给总司令戴戴，我看你的样子就是一个新军阀！”

这话把在场的人吓得瑟瑟发抖，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紧闭着嘴，嘴唇打着哆嗦。

“我看你的所作所为，不光是破坏教育，而且是破坏北伐秩序，袒护共产党！我要不对你从严法办，就是白跑了这一趟！”蒋介石大光其火。

王振帆的拧劲也上来了，他反驳道：“我是前清的状元，还怕你个军阀不成？还怕你小题大做不成？还怕你乱扣帽子不成？北伐成功与否，与我何干？与你却大有干系！”

蒋介石无论是从军还是从政，从来没见过这种人、这阵势，他哪里受得了这种大不敬，火冒三丈地失态了，流氓劲也上来了，冲上去揪住王振帆的衣领，啪啪，甩了王振帆两个耳光。

下面发生的事更让蒋介石措手不及，他以为平时骂人“娘希匹”骂惯了，甩人家耳光也甩惯了，谁还敢顶嘴、还手不成？没想到这一次他失算了。只见王振帆凝神屏气，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

蒋介石哎哟一声，弯着腰，捂住肚子，呻吟起来。

随从侍卫也被这场面弄蒙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蒋介石用尽全身力气喊道：“疯子！疯子！抓起来，治学不严，枪毙！枪毙！”

王振帆一脸的不屑，拍拍长袍，边走边说：“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枪毙有什么好怕的？”



等待卫把王振帆押走，政府秘书长小心翼翼地安慰蒋介石：“这个人就是个疯子，枪毙了他也不算什么，活该！”

秘书长偷偷地看着蒋介石的脸，见他面色稍稍好转，趁机进言：“不过这个人，这时候不能杀！”

“为什么不能？”蒋介石的脸色又冷峻了。

“主席有所不知，”秘书长小心地回答，“此人是前清状元，当过义城知府，民国以来当过都督助理，现在还是国民党党员。此人在义城颇有影响。他还有个哥哥叫王振风，是前清的武进士，义城有条街就叫进士第，是用他们家双进士的府邸命名的。所以杀了他没什么好处，不杀他没什么坏处，不如网开一面，让百姓们知道主席宽宏大量，他们家族也会感恩戴德的。”

蒋介石嗯嗯啊啊地听了一番，没有表态。

听说校长被抓走了，义大校园炸开了锅。师生员工都知道，王校长是为保护学生而入狱的，他是个正直、正派的人。如果校长有个三长两短，义城大学会办不下去的。所以，全校师生自觉列队，一路游行到省政府，坐在地上请愿，要求释放王振帆。

蒋介石听说又是学生请愿，一恼火，命令将王振帆押往南京收监。

义城是省、市、县三级政府所在地，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特别多，其中也不乏在全国政界、文化界扛鼎之人。他们听说王振帆已被押往南京，遂来了个签名运动，各行各业扬名立万之人以及芸芸众生，都联名求保，致电教育部长，请他运用影响，释放称职的义大校长。

当晚，王振帆之妻刘氏连夜赶往南京，求助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蔡元培也是前清进士，民国初期担任过首届教育总长。他与王振帆相交甚笃，知道王振帆是个有用之才，于是出面找到蒋介石，几经斡旋，情势有了回旋的余地。

对于这个大逆不道的小角色，蒋介石知道抓不好抓、杀不好杀，而且已经在南京关了一个星期，已杀了杀老家伙的倔脾气，所以老蒋也想借坡下

驴，来个自我转圜。他明知故问，对蔡元培说：“这个治学不严的家伙，真的和先生一样，也是前清的进士？”

蔡元培说：“我是前清进士，他是晚清状元，虽说同朝为官，但年秩上差了许多。”

蒋介石沉吟半晌，像是卖面子似的说：“既然蔡公出面说话，蒋某理当应允，只是真的拎不清楚，此人是个怎样的状元……”



## 第一章

### 金榜题名

光绪三十年，春天来得特别早。紫禁城周围的玉兰花早就绽放了，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飘散，桃红李白相映成趣，摇动的枝头上闹着春意，乖巧的喜鹊在红墙上跳来跳去，那翘动的雀尾和喳喳的和鸣仿佛在传递着即将到来的喜讯。

这一年是三年一度的大比之年，刚刚从河南开封经过会试脱颖而出的几百名贡士，已经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准备参加殿试。

紫禁城周围大大小小的客栈着实火了一把，整洁的客房几乎都被贡士们挤爆了。除了卖酒的幌子上一个大大的“酒”字之外，廊檐下又挂了一串串的红灯笼；店堂的墙壁和走廊上，贴满了大红标语，上面写着“高朋满座，金玉满堂”的客气话、“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喜庆话、“披红挂彩，打马游街”的祝贺话，以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暖心窝子的话。儒生们看着这些金玉良言，一个个羽扇纶巾、信心满满，同时又一番番焦急等待、心怀惴惴。

谁都知道，读书人走的科举考试这条路是从汉朝开始的，真正的创造者却是那个花天酒地的隋炀帝；到了唐朝，武则天又把这种选人用人的办法完善了一番；到了宋朝基本上固化了；后来的明清两朝便是科举制度最兴盛的时期了。